



青年父母资产建设对其教育期望 和子女学业的影响

——基于 CFPS 2018 的实证研究

张莹莹

摘要：当前青年父母已成为应对“一老一小”人口问题的中坚力量，但现实中他们的婚育意愿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经济成本的压力。已有研究和政策实践表明，各国政府设置的旨在帮助家庭资产建设的公共政策能长期支持青年父母应对育儿成本压力，并且有助于家庭子女人力资本的可持续发展。本文运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分析得出，青年父母为子女教育进行的专门储蓄能够对子女的学业表现产生积极影响，而且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在产生这种影响的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因此，从资产建设政策理念出发思考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转型逻辑，在“双减”政策实施背景下推动家庭福利政策创新，需要重点关注青年父母这一关键群体，政府要积极推动家庭为本的资产建设政策和项目，如儿童发展账户制度，切实为青年父母提供制度性的育儿支持，进而增强青年人群的婚育意愿、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关键词：青年父母；资产建设；教育期望；学业表现；家庭福利

作者简介：张莹莹，美国圣路易斯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方向为资产建设理论与金融社会工作。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以资产建设推动反贫困政策转型接续研究”（20BSH100）。

引用格式：张莹莹，2024，《青年父母资产建设对其教育期望和子女学业的影响——基于CFPS 2018的实证研究》，《社会建设》第4期。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趋势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议题。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末全国共有140 96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08万人,自然增长率为-1.48%。在这一形势下,“一老一小”已成为重要人口和民生问题。一方面,老年人口养老问题日渐突显,2023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9 697万人,占比为21.1%,65周岁及以上人口21 676万人,占比为15.4%;另一方面,人口生育率持续走低,2023年全年出生人口902万人,出生率为6.39%^①。因此,应对“一老一小”问题的关键在青年群体,增强青年群体婚育意愿将成为应对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举措。然而,在自发性生育意愿疲软和生育行为低迷的情况下(原新,2022),我国人口结婚数量也从2010年的1 241万对下跌到2023年的768万对^②。

因此,我国人口生育政策转型需要反思和构建青年父母及家庭支持政策,以此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从目前来看,我国的人口生育政策已开始发生转变,总体上正在从以往的“控制型”转向按政策生育和优化生育政策(风笑天,2022)。近年来,各项相关政策纷纷出台。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这一被公众称为“双减”政策的重要举措,对减轻学生作业负担、降低家庭子女教育的经济成本起到了立竿见影的实效。与此同时,围绕如何鼓励和提升生育年龄段青年父母的生育意愿,目前各地的政策举措也纷纷转向对生育子女家庭进行经济(金钱)奖励和补贴,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生育的经济负担,但此类举措缺少对青年父母育儿成本的长期支持,子女的养育、教育及未来发展很难享受到政策红利。

资产建设理论及其政策实践对我国家庭福利政策创新、人口生育政策转型具有积极借鉴意义。资产建设理论首先由美国社会政策学家谢若登(2005: 177)在其《资产与穷人》一书中提出,该理论认为,资产与收入是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sj/zxfb/202402/t20240228_1947915.html, 最后访问日期: 2024年7月18日。

②数据源自各年度《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两个不同的概念,收入通过某种方式沉淀下来才能成为资产;个人和家庭拥有一定的资产以及具有持续稳定的资产积累手段会产生一系列福利效应,例如家庭资产积累有助于夫妻双方婚姻稳定和子代人力资本发展;资产建设是一项社会福利政策,对于大多数中低收入人群和家庭而言,要通过参与政府设置的特定社会福利政策才能实现资产建设,并非仅靠经济学意义上家庭资产的自然积累。本文基于资产建设理论的视角,立足于我国家庭福利政策创新、人口生育政策转型,主要考察父母为孩子教育专门存钱这一资产建设方式对子女的学业表现产生的影响及其路径。因此,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数据,选取青年父母的教育储蓄作为自变量,对应“是否为孩子教育存钱”的问题;选取子女在语文和数学两门功课的学业表现并加总作为因变量;选取青年父母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预期为中介变量,对应“您希望孩子念书最少念完哪一程度”的问题;青年父母则界定为25~44岁之间已生育子女的人群。

显而易见,在当前我国人口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本文具有学术和现实的多重意义。首先,本文尝试通过数据分析,阐述了青年父母为子女教育专门储蓄的家庭资产建设方式对子女学业表现具有重要影响的观点,以此为谢若登所主张的资产建设理论提供来自中国社会较为直接的实证支撑。其次,因为现实中处于这一年龄段的青年父母基本上也是当前我国育龄人口的“主力军”,所以本文力图通过验证青年父母专门储蓄能否通过影响其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进而对子女学业表现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为家庭福利政策和人口生育支持政策向以家庭为单位的资产建设模式转变提供实证依据。最后,本文政策启示主要指向新时代我国社会政策创新的可能目标,即在政府主导和支持下推动实现家庭资产建设型福利政策的新突破,比如设立由政府主导和设置、青年父母参与的专门子女教育(发展)储蓄账户制度,类似于全球范围的儿童发展账户(Child Development Account, CDA),并与现行“生育奖补”政策、“双减”政策等形成合力,为青年父母的育儿经济成本提供长期支持,这对增进青年父母婚姻家庭的和谐幸福,维持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家庭资产与子女学业表现

1. 家庭资产与子女发展

社会学在此议题上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父母及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发展的影响上。家庭尤其是父母的社会经济状况（例如收入和资产等）通常能够影响子女的福祉和发展，这是因为父母或照料者有条件为子女购买和提供成长发展的必需品，从而使得他们更易将已有的经济资源转换为子女人力资本（Shanks et al., 2010）。其中，教育获得（educational attainment）是子女最易受到父母或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影响的关键福祉，有学地得曾指出，男孩和女孩的学校受教育结果和早期职业发展等状况均受到父母或家庭财产收入的显著影响（Hill & Duncan, 1987）。但这一立足于西方社会的研究脉络很可能陷入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子女学业成绩越好的逻辑“窠臼”，而这与我国正在迈入共同富裕的情况显然是不相符的。

正因上述研究逻辑局限，随后关于家庭经济资源和子女发展结果之关系的研究，开始将家庭资产和父母收入区分开。谢若登（2007: 229）指出家庭资产而非资源短暂流动在提高家庭稳定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家庭资产可以为子女提供经济保障、长期指导和未来投资，使他们在步入成年后更有可能获得事业的成功（Shanks et al., 2010）。有学者也认为，家庭资产可以为父母提供财务缓冲，减少其压力并有助于其更多地投资于孩子（Grinstein-Weiss et al., 2014）。

2. 家庭资产与子女教育

近年来，很多研究逐渐聚焦于家庭资产对子女教育的影响。一项文献综述总结了子女教育成就的三大类型：学业表现、大学入学率和大学毕业率（Elliott & Beverly, 2010）。在学习成绩方面（如美国小学的数学和阅读分数），展敏的研究验证了父母的净资产与孩子的教育成绩有显著关联（Zhan, 2006）。有研究也发现，家庭流动资产特别是持有的股票或共同基金与学龄子女的数学和阅读测试分数呈正相关（Yeung & Conley, 2008）。另一项研究显示，在加纳家庭中，父母资产积累与青少年数学成绩提高有关，这也与美国家庭情况相似（Friedline et al., 2015）。

在大学的入学率和毕业率方面,研究表明,家庭资产(如金融资产、房屋所有权等)对子女上大学的影响比收入对此的影响更明显(Kim & Sherraden, 2011)。在考察家庭资产对子女高等教育的长期影响方面,黄进等人的研究发现,子女是否进入大学与家庭的收入和资产密切相关,且资产比收入更能预测家庭经济资源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短期影响(Huang et al., 2010)。邓锁等人利用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的农村家庭数据,按性别预测孩子入学率,分析结果显示,女孩入学率与流动资产存在显著关联,更多的流动资产增加了女孩入学的可能性(Deng et al., 2014)。有研究还发现,父母的流动资产与子女教育成就具有显著正相关,包括上学年限、高中毕业和大学入学与否(Nam & Huang, 2009)。

3. 家庭教育储蓄与子女学业表现

新近研究进一步讨论了家庭储蓄账户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有研究通过数据分析证实,长期的教育储蓄特别是儿童发展账户等大学储蓄账户,有助于增加年轻人注册和完成大学的可能性(Elliott & Beverly, 2011)。有学者基于一项随机干预实验的证据指出,教育程度包括教育入学率、学位完成率和学业水平提高受到储蓄和配款的显著影响(Grinstein-Weiss et al., 2013)。另一个类似研究探讨了面向孩子的小额储蓄账户和他们大学入学及毕业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有自己教育储蓄账户的孩子更有可能从大学毕业(Elliott, 2013)。此外,方舒等人分别使用CFPS2014年和2016年的数据开展分析,均验证了父母专门为子女教育储蓄对子女学业表现所具有的显著正向影响(Fang et al., 2018; 方舒、苏苗苗, 2019)。

(二) 父母对子女教育期望的中介作用

已有研究为解释家庭资产如何影响子女学业表现提供了一个可能机制,即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期望可能在资产和教育之间的关联中发挥了中介作用。一方面,较早的研究主要讨论父母期望对子女教育和发展的意义。例如有学者通过回顾相关研究,总结出父母对学校的期望和参与会给孩子的学业成绩造成很大的影响(Seginer, 1983)。还有一项实证研究表明,父母和教师的期望能显著预测六年级学生的阅读和数学成绩,子女对期望的看法只是部分地调节了父母教育期望对子女在校成绩的影响(Gill & Reynolds, 1999)。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研究更加关注家庭资产对父母期望的影响。有

研究通过控制父母的收入、性别和教育背景发现,净资产是预测父母期望和非洲裔美国成年人高等教育成就的最佳因素(Shanks & Destin, 2009)。Kim等(2015)的一项干预性研究通过评估发现,为新出生子女开设教育和发展账户可以积极影响父母对其子女在4岁时的教育期望。另一项研究中, Kim等(2017)还提供了一个可操作机制来解释孩子的高等教育储蓄如何促进和维持父母的高期望,研究指出,是否持有大学储蓄账户对父母的子女教育期望的总体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

在此基础上,部分研究则突出了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在家庭资产和子女学业表现的相关关系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展敏和谢若登的研究发现,单身母亲的房屋所有权和储蓄与母亲报告的子女成绩和高中毕业率呈现显著正相关,教育期望在这些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Zhan & Sherraden, 2003)。在另一项研究中,展敏进一步检验了父母的资产以及他们对子女教育的期望和参与和2年后子女学业表现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家庭收入和父母的特征后,父母的教育期望在家庭净资产价值与子女数学和阅读分数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Zhan, 2006)。除了父母的教育期望外,金和谢若登还研究发现,孩子对自己的教育期望在其父母资产与教育获得的相关关系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Kim & Sherraden, 2011)。此外,方舒等人的连续研究也验证了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在家庭教育储蓄与子女学业表现之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Fang et al., 2018; 方舒、苏苗苗, 2019)。

(三)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综上,已有研究虽已留意到围绕父母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发展的影响所开展的研究存在不足,并从家庭资产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以及父母对子女教育期望等不同维度加以补充,但客观上仍有两个不足,一是对中国社会的数据分析还十分有限,二是缺乏应用最近的数据所展开的分析。这些不足导致对该问题的本土实证研究不够充分。

本文通过使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来分析青年父母为子女的教育储蓄对其子女学业表现是否有影响以及如何发挥影响,即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期望是否在两者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以阐释青年父母家庭资产建设对子女人力资本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及其作用机理。因此,本文提出以

下研究假设:

假设1:青年父母教育储蓄与子女学业成绩具有正相关关系;

假设2:青年父母的教育期望在家庭教育储蓄对子女学业成绩产生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来研究青年家庭对子女教育的储蓄、父母教育期望和子女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该数据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于2018—2019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收集,样本覆盖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目标样本规模为16000户,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另外,该数据覆盖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重点关注中国居民的经济与非经济福利,包括经济活动、教育成果、家庭关系与家庭动态、人口迁移、健康等诸多主题。

2018年CFPS调查问卷共有家庭成员问卷、个人问卷、家庭经济问卷和少儿家长代答卷四种类型,覆盖全国900多个区县3000多个村居,共完成约15000个家庭访问,采集个人问卷约44000份,电话完成问卷数占所有问卷的22%。

本文通过合并2018年CFPS数据中的个人库、家庭经济库和少儿家长代答库选取样本,由于少儿家长代答库的子女年龄处于0~16岁之间,且没有收集6岁以下儿童教育成绩的相关信息,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剔除了6岁以下儿童的样本,即选取有6~16岁孩子的家庭作为样本($N=5\,182$),删除了3272个家庭样本。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男性结婚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若孩子等于或大于6岁,父母的最低年龄应为26,考虑到现实社会中早婚的现象,因而把最低年龄放宽至25岁。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对青年的定义,44岁以下的人为青年,所以,本文选取25~44岁作为青年父母的年龄标准($N=2\,313$)。本文根据孩子和青年父母的年龄标准初次筛选出样本后,为了数据分析结果的精确性,使用了全样本分析法,又剔除了具有缺失值和极端值的样本,最后得

到 1 203 个样本,也就是说,最终的分析样本包括 1 203 名孩子和他们的父母。

(二) 变量的选取及操作化

1.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孩子的学业成绩,由孩子在校的语文成绩与数学成绩的加总而成^①。孩子在校的语文成绩与数学成绩取自 CFPS 少儿问卷的成人代答部分问题,由家长评价孩子的在校成绩,问题为“就您所知,孩子上学期平时的语文成绩处在优、良、中、差哪个水平”“就您所知,孩子上学期平时的数学成绩处在优、良、中、差哪个水平”,答案设置均为“优”“良”“中”“差”四个等级。另外,家长报告的学习成绩也在已有的研究中使用过 (Smith & Adams, 2006; Ackerman et al., 2008),因此,这一变量具有可接受的效度。本文将“差”赋值为 0、“中”赋值为 1、“良”赋值为 2、“优”赋值为 3,并将两门课的成绩加总后得到总成绩,总成绩共有 7 个值分别为 0、1、2、3、4、5、6,本文将其视为连续变量来检验其与自变量和中介变量的关系。

2. 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为“教育储蓄”,由“您家是否已经开始为孩子的教育专门存钱,采用基金或保险的方式购买的教育基金也算”这一问题来测量,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二分法,赋值 1= 是,0= 否。

3. 中介变量

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被认为是一个中介变量,在家庭教育储蓄和子女学业成绩之间起着中介作用,该变量由问题“您希望孩子念书最少念完哪一程度?”的定序答案来测量^②。本文将答案项进行部分合并后重新编码,赋值 1= 高中或以下、2= 大学本科、3= 硕士或博士。

① 由于已有的研究普遍将孩子的语文(阅读)和数学成绩作为学业成绩的测量指标(Zhan, 2006; Yeung & Conley, 2008; Kim & Sherraden, 2011; Fang et al., 2018),同时CFPS数据中与孩子学业相关的变量仅有语文和数学成绩,故本文使用这两门成绩作为学业成绩的测量指标。

② 将“您希望孩子念书最少念完哪一程度”这一问题作为测量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的做法,在已有的中外研究中被普遍运用(Zhan, 2006; Kim & Sherraden, 2011; Kim et al., 2017; Fang et al., 2018),故本文也沿用此测量用法。

4. 控制变量

本文还控制了多个变量，包括孩子性别（1= 男孩、0= 女孩）、年龄、上学阶段（小学、初中、高中）、户口状况（1= 农业户口、0= 非农户口）、是否是重点学校（1= 是、0= 否）、是否有人辅导作业（1= 是、0= 否）、父亲的年龄和最高学历（1= 初中以下、2= 初中、3= 高中或大专、4= 大学本科及以上）、父亲关心教育的程度（1= 完全不关心、2= 不关心、3= 一般、4= 关心、5= 非常关心）、家庭规模、全年家庭人均收入、家庭的总资产（包括现金与存款、金融产品总价值与房屋的市场现值）、家庭全年的教育支出等。

本文在分析中控制了父亲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因为本文的样本来自少儿家长代答库，总样本中父亲代答的比例约为 80%，且本文经回归分析后发现父亲受教育水平与子女学业成绩之间的相关性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三）统计方法

根据因变量类型，语文成绩与数学成绩均为“差”“中”“良”“优”四个等级，值为“1”“2”“3”“4”，将两门成绩加总后得到总成绩，其值分别为 2、3、4、5、6、7、8，本文将其视为连续变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检验教育储蓄对子女学习成绩的影响，其回归模型的基本方程为：

$$Score = \beta_0 + \beta_1 \cdot edu_saving + \beta_0 \cdot edu_expect + Z_i \cdot X_i + \mathcal{E}$$

其中，*Score* 表示因变量，即孩子的学业成绩；*edu_saving* 表示关键自变量——家庭教育储蓄；*edu_expect* 表示中介变量，即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X_i* 表示控制变量，*β₀*、*β₁*、*Z_i* 分别表示对应变量的回归系数，*ℰ* 为随机干扰项。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中可以看出，在信息采集时，总样本中的 1 203 名孩子的平均年龄接近 11 岁，男生的比例为 54.7%，77.39% 的孩子拥有农村户口，23.77% 的孩子在重点学校上学，父亲的平均年龄为 37 岁，74.48% 的父亲最高学历为初中及以下。2018 年，这些孩子所在家

庭的平均规模为 5 人，全年家庭人均收入为 1.9 万元，家庭总资产的均值为 44 万元，这些家庭平均每年的教育花费约为 0.46 万元。平均而言，家长评价他们的孩子在语文和数学方面的总成绩约为 5.6（总成绩的区间为 2~8），在过去 12 个月，有 17.37% 的家庭为孩子的教育进行了储蓄，有 85.62% 的家庭预计他们的孩子至少会完成大学教育，获得学士及以上学位。

基于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得出 4 个结论。第一，从青年父母和家庭情况来看，为子女教育储蓄的家庭比没有为子女教育储蓄的家庭具有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即父亲的受教育水平更高，家庭人均年收入更高，家庭总资产（包括现金和存款、金融产品的总价值和房屋的市场现值）也更高。第二，从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来看，为子女教育储蓄的青年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更高。未为子女教育储蓄的青年父母希望孩子读完高中或以下的比例为 15.39%，希望孩子读完本科的比例为 75.45%，希望孩子读完硕士或博士的比例为 9.15%，虽然为子女教育储蓄的青年父母希望孩子读完本科的比例与未为子女教育储蓄的青年父母的比例相近，但前一类青年父母希望孩子读完高中或以下的比例下降到了 10% 以下，希望孩子读完硕士或博士的比例则上升到了 17.7%，这说明为子女教育储蓄的青年父母对子女有着更高的教育期望。第三，从青年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投入行为来看，为子女教育储蓄的青年父母也更有可能辅导孩子的作业，同时他们为孩子教育的花费也更高，全年约为 0.8 万元，而未为子女教育储蓄的青年父母每年为孩子的教育花费约 0.4 万元，前者是后者的 2 倍。第四，从子女的学业表现来看，拥有教育储蓄的孩子的成绩也相对更好，其总成绩平均约为 6，而未拥有教育储蓄的孩子的总成绩平均约为 5.5；另外，拥有教育储蓄的孩子也更有可能上重点学校，其上重点中学的比例为 30.14%，而未拥有教育储蓄的孩子上重点学校的比例仅为 22.43%，前者比后者高了约 8%。

表 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1 203）

变量	总样本	为孩子教育 储蓄的家庭	未为孩子教育 储蓄的家庭	p 值
子女的特征				
性别（男，%）	54.70	57.42	54.12	0.385
年龄（mean, sd）	10.976 (2.495)	11.411 (2.518)	10.884 (2.482)	0.006

续前表				
变量	总样本	为孩子教育 储蓄的家庭	未为孩子教育 储蓄的家庭	p 值
上学阶段 (%)				0.008
小学	72.40	65.07	73.94	
初中	26.27	32.06	25.05	
高中	1.33	2.87	1.01	
户口状况 (农村, %)	77.39	59.81	81.09	0.000
是否重点学校 (是, %)	23.77	30.14	22.43	0.017
是否有人辅导作业 (是, %)	66.425	75.60	64.29	0.002
父亲的特征				0.093
年龄 (mean, sd)	37.365 (4.335)	37.823 (3.793)	37.269 (4.436)	
受教育水平 (%)				0.000
初中以下	35.41	20.57	38.53	
初中	39.07	37.32	39.44	
高中或大专	20.20	31.58	17.80	
大学本科或以上	5.32	10.53	4.23	
关心教育的程度 (%)				0.002
完全不关心	1.00	0.96	1.01	
不关心	5.15	2.39	5.73	
一般	33.83	25.36	35.61	
关心	47.88	54.07	46.58	
十分关心	12.14	17.22	11.07	
家庭基本及经济特征				
家庭规模 (mean, sd, 人)	4.962 (1.733)	4.741 (1.690)	5.008 (1.739)	0.011
全年家庭人均收入 (mean, sd, 万元)	1.903 (2.051)	2.770 (2.750)	1.720 (1.821)	0.043
家庭的总资产 (mean, sd, 万元)	44.177 (77.275)	69.618 (101.556)	38.828 (70.021)	0.000
家庭全年的教育支出 (mean, sd, 万元)	0.459 (0.877)	0.799 (1.112)	0.387 (0.799)	0.000
因变量				
学业成绩 (mean, sd)	5.611 (1.712)	6.019 (1.560)	5.525 (1.731)	0.001

续前表

变量	总样本	为孩子教育 储蓄的家庭	未为孩子教育 储蓄的家庭	p 值
自变量				
是否教育储蓄 (%)		17.37	82.63	
中介变量				
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期望 (%)				0.000
高中或以下	14.38	9.57	15.40	
大学本科	74.98	72.73	75.45	
硕士或博士	10.64	17.70	9.15	

(二)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本文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青年父母的教育储蓄与子女学业成绩的关系。

表 2 中的模型 1 研究了青年父母家庭中子女学业成绩与他们的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该模型没有加入作为自变量的家庭教育储蓄和作为中介变量的青年父母的子女教育期望。模型 2 和模型 3 是依次加入了家庭教育储蓄和青年父母教育期望后的统计分析结果。从 *p* 值看，3 个模型均通过了统计显著性的检验。

具体来说，从模型 1 来看，当只纳入控制变量时，孩子的年龄、性别、上学阶段、家庭人均收入、父亲的受教育水平、是否有人辅导作业、父母重视教育的程度、家庭全年教育支出与孩子学业成绩之间的相关关系在 95% 的置信区间内均统计性显著，这说明这些变量与因变量即孩子的学业成绩在 95% 的置信区间内均具有相关性。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孩子的年龄、上学阶段与孩子学业成绩负相关，即孩子的学业成绩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年级的上升而降低，这可能是由于学业难度随着孩子年龄增长和上学阶段提升而逐渐增加，而其他变量与孩子的成绩均是正相关。

从模型 2 来看，当纳入教育储蓄这个变量后，相对于模型 1，模型 2 的决定系数 (R^2) 增加了，并且教育储蓄回归系数为 0.268，即父母为孩子教育储蓄每增加 1 万元，孩子成绩会提升 0.268（总成绩的区间为 2~8），并在 95% 的置信区间内统计显著，这验证了青年父母教育储蓄与子女学业成绩具有正相关关系，即假设 1 成立。

从模型 3 来看，当纳入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这个变量后，模型 3 的决定系数（ R^2 ）增加了 0.02，说明在 95% 的置信区间内，父母教育期望能额外解释孩子学业成绩 2% 的方差。另外，父母教育期望的回归系数为 0.509，这说明在控制了模型 3 中的其他变量后，父母教育期望与孩子学业成绩具有正向相关性，青年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期望每增加 1 个水平（如从希望孩子读完高中上升到读完本科，或由希望孩子读完本科上升到读完硕士或博士）孩子的总成绩会提升 0.509（总成绩的区间为 2~8）。与模型 1 相比，家庭规模在 90% 的置信区间内统计显著，说明在控制了模型 3 的其他变量后，家庭规模与孩子的学业成绩在 90% 的置信区间内具有相关性，家庭每增加一个人，孩子的学业成绩下降 0.05（总成绩的区间为 2~8）。

值得注意的是，从模型 3 中还可得出以下结论：在控制了模型 3 中的其他变量后，孩子的学业成绩随着年龄增长和上学阶段上升而下降，与模型 1 结果一致；在控制了模型 3 中的其他变量后，孩子的学业成绩具有性别差异，男孩的成绩平均低于女孩近 0.416（总成绩的区间为 2~8）；在控制了模型 3 中的其他变量后，父亲的受教育水平与孩子的学业成绩呈正相关，父亲的受教育水平每提升 1 个水平（初中以下、初中，高中、本科或以上），孩子的成绩提高 0.354（总成绩的区间为 2~8）；在控制了模型 3 中的其他变量后，是否有人辅导作业与孩子的学业成绩呈正相关，有人辅导作业的孩子平均比没有人辅导作业的孩子的成绩高 0.406（总成绩的区间为 2~8）；在控制了模型 3 中的其他变量后，青年父母重视教育程度与孩子的成绩呈正相关；在控制了模型 3 中的其他变量后，家庭全年的教育支出与孩子的学业成绩呈正相关，具体为家庭全年的教育支出每增加 1 万元，孩子的成绩提高 0.103（总成绩的区间为 2~8）。

表 2 家庭教育储蓄与子女学业成绩回归分析表

	总成绩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家庭全年的教育支出（万元）	0.135** (0.042)	0.127** (0.040)	0.103* (0.040)
是否教育储蓄（参照组：否）		0.268* (0.114)	0.235* (0.114)

续前表

	总成绩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期望			0.509*** (0.093)
子女年龄	-0.111*** (0.029)	-0.116*** (0.029)	-0.112*** (0.028)
子女性别（参照组：女）	-0.400*** (0.091)	-0.407*** (0.091)	-0.416*** (0.090)
上学的阶段（参照组：小学）	-0.332* (0.138)	-0.334* (0.137)	-0.317* (0.135)
家庭规模	-0.039 (0.027)	-0.039 (0.027)	-0.049 ⁺ (0.026)
户口状况（参照组：非农户口）	0.117 (0.133)	0.133 (0.133)	0.178 (0.132)
全年家庭人均收入（万元）	0.050* (0.022)	0.045* (0.022)	0.034 (0.021)
是否重点学校（参照组：否）	0.175 (0.107)	0.161 (0.107)	0.126 (0.106)
父亲年龄	0.007 (0.012)	0.007 (0.012)	0.008 (0.012)
父亲的受教育水平	0.383*** (0.064)	0.375*** (0.064)	0.354*** (0.064)
是否有人辅导作业（参照组：否）	0.421*** (0.112)	0.401*** (0.112)	0.406*** (0.110)
父母重视教育的程度	0.200*** (0.059)	0.192** (0.059)	0.155** (0.058)
家庭的总资产	-0.001 (0.001)	-0.001 (0.001)	-0.000 (0.001)

续前表

	总成绩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_cons	5.728*** (0.603)	5.809*** (0.599)	4.929*** (0.621)
N	1 203	1 203	1 203
R ²	0.199	0.202	0.222

注：^{*}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三）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使用 Bootstrap 法检验了“青年父母的教育期望在家庭教育储蓄对子女学业成绩产生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的假设，即假设 2。在控制了孩子的年龄和性别、上学的阶段、家庭规模、是否重点学校、父亲的受教育水平、家庭人均年收入、父母关心教育的程度、家庭总资产和家庭全年教育支出等在上文的多元回归分析中与因变量（孩子的学业成绩）具有相关性的变量后，检验结果如表 3。从数据结果来看，青年父母的教育储蓄对孩子学业成绩的直接影响为 0.235，在 95% 置信区间内统计性显著；间接影响为 0.033，在 90% 置信区间内统计性显著，发挥了 12% 的中介效应，这说明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在家庭教育储蓄对子女学业成绩产生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即假设 2 成立。

表 3 青年父母教育期望对家庭教育储蓄与子女学业成绩相关性的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效应路径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95%CI	p 值
间接效应 (家庭教育储蓄—教育期望，教育期望—学习成绩)	0.033	0.021	[-0.008 0.074]	0.096
直接效应 (家庭教育储蓄—学习成绩)	0.235	0.116	[0.073 0.462]	0.043

注：表中效应值、Boot 标准误及 95% CI 分别指的是 Bootstrap 方法计算的效应值、标准误及 95% 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 $p < 0.01$ ，^{**} $p < 0.05$ ，^{*} $p < 0.1$

五、结论与建议

已有研究表明,家庭资产建设与子女发展尤其是家庭教育储蓄与子女学业表现具有相关性,且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期望可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为解释家庭资产建设如何影响子女学业表现提供了一个分析路径。据此,本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2018年CFPS的数据展开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当纳入孩子的年龄、性别、上学阶段、家庭人均收入、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是否有人辅导作业、父母重视教育的程度和家庭全年教育支出等控制变量后,青年父母为子女教育专门储蓄和子女的学业成绩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其中青年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在其为子女教育专门存钱和子女学业表现的相关性上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这说明,青年父母为子女教育进行的资产储蓄能够对子女的学业表现产生正向作用,且会通过青年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这一中介变量发挥作用。这一结果既验证了本文的两个研究假设,也与已有中外研究的结果高度一致。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进一步说明,家庭资产建设确实关乎下一代人力资本的发展,而建立专门的子女教育储蓄账户是青年父母应对长期育儿经济压力的重要途径。因此,本文通过实证分析验证并构建了“青年父母资产建设—父母对子女教育期望—子女学业表现”的路径框架,支持了资产建设理论关于家庭资产建设对子女人力资本发展具有积极福利效应的观点。

同时,结合中国家庭的父母普遍重视子女教育的社会现实,本文的分析结论也能呼应当前人口生育政策转型发展过程中的家庭福利问题。本文可能的政策启发意义在于:通过实证分析,以家庭为本的资产建设型福利政策应成为我国家庭福利政策、人口生育政策等转型发展的可能方向之一,青年父母如能在政府设置和引导下参与类似于儿童发展账户的子女教育(发展)专门储蓄账户制度,就能够起到激励父母对子女教育期望(重视子女学业)的作用,还能通过这种教育期望的中介作用,对其子女学业产生更进一步的正向影响。这种子女教育(发展)专门储蓄账户制度如能与“生育奖补”政策、“双减”政策等形成合力,或许能为青年父母及其子女提供长期经济支持。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需要构建我国生育公共政策体系。建议的重点有两个:一是聚

焦于青年父母群体，他们介于25~44岁之间，是总人口中主要的育龄人群，青年父母对家庭财务的管理和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预期，都在很大程度上对子女的学业成绩乃至他们的人力资本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二是政府开拓家庭福利政策的创新空间，应以家庭为单位，构筑生育福利、生育安全、生育关怀的公共生育政策和家庭支持政策体系（原新，2022），进而走向家庭福利的长期累积，增强青年父母对子女发展的预期，最终对子女发展提供持久的支持。

其次，以资产建设理念构建家庭福利政策和生育公共政策。资产建设政策实践表明，政府的社会政策创新可以家庭为单位，通过一系列激励举措，鼓励父母从子女出生开始就开设专门的发展账户（例如儿童发展账户），并使其跟随孩子的一生（Sherraden et al., 2015），或者政府主导设置子女教育（发展）专门储蓄账户制度并鼓励和支持青年父母参与。这需要政府、金融机构、个人（父母）和社会组织形成多元合作机制，将政府的各类福利津贴和物质激励资金导流到子女发展基金的供给上，同时将账户中的资金限定为子女发展专款专用，这样能切实减轻青年父母在生育和教育方面的经济投入和成本负担。

最后，进一步丰富生育公共政策和家庭福利政策的具体措施。因为青年家庭的金融健康有着多重影响因素（方舒、陈艺伟，2022），所以应设计和实施以资产建设为导向的人口生育支持政策和家庭福利政策，特别是在“双减”政策的大背景下，今后政府应将政策视野从单一的生育激励措施拓展为生育激励、减轻教育经济成本和支持儿童发展相结合的多元思路上来。同时，更加注重构建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尤其在学校教育中形成对亲子教育、代际沟通和父母参与的有效动员。通过上述多举措协同，政府采取一定的家庭福利政策设置，帮助青年父母实施专门的子女教育（发展）储蓄并在此基础上重视和参与子女学业，这样能够最大程度促进下一代的长远发展。

本文在变量的选取与测量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也未能就不同类型家庭的异质性展开系统分析。本文从支持青年父母群体应对育儿经济压力角度切入，运用本土数据展开分析，旨在引出资产建设政策理念对我国人口生育政策转型、家庭福利政策创新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启示，并与当下公众关注的“生育”政策、“双减”政策形成呼应，也期待今后有更多的研究

持续对此议题进行关注。

参考文献:

- 方舒、陈艺伟, 2022,《青年家庭金融健康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CHFS2017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国青年社会科学》第 5 期。
- 方舒、苏苗苗, 2019,《家庭资产建设对儿童学业表现的影响——基于 CFPS2016 数据的实证分析》,《社会学评论》第 2 期。
- 风笑天, 2022,《三孩生育政策与新型生育文化建设》,《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1 期。
- 谢若登, 迈克尔, 2005,《资产与穷人——一项新的美国福利政策》,高鉴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原新, 2022,《论优化生育政策与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4 期。
- Ackerman, John P., et al. 2008. "The Effect of Prenatal Drug Exposure and Caregiving Context on Children's Performance on a Task of Sustained Visual Atten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 Behavioral Pediatrics* 29(6).
- Deng, Suo, et al. 2014. "Household Assets, School Enrollment, and Parental Aspirations for Children's Education in Rural China: Does Gender Matt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3(2).
- Elliott, William. 2013. "Small-dollar Children's Savings Accounts and Children's College Outcomes."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35(3).
- Elliott, William & Sondra Beverly. 2011. "Staying on Course: The Effects of Savings and Assets on the College Progress of Young Adults." *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 117(3).
- Fang, Shu., et al. 2018. "Family Assets, Parental Expectations, and Children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from China."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87.
- Friedline, Terri, et al. 2015. "Transforming Wealth: Using the Inverse Hyperbolic Sine (IHS) and Splines to Predict Youth's Math Achievement."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9.
- Gill, Sukhdeep & Arthur J. Reynolds. 1999.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School Achievement of Urban African American Children."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37(4).
- Grinstein-Weiss, Michal, et al. 2013. "Long-term Effects of Individual Development Accounts on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Follow-up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xperiment."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33.
- Grinstein-Weiss, Michal, et al. 2014. "Family Assets and Child Outcomes: Evidence and Directions."

- The Future of Children* 24(1).
- Hill, Martha S. & Greg J. Duncan. 1987. "Parental Family Income and the Socioeconomic Attainment of Childre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16(1).
- Huang, Jin, et al. 2010. "Parental Income, Assets, Borrowing Constraints and Children's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32(4).
- Kim, Youngmi & Michael Sherraden. 2011. "Do Parental Assets Matter for Children'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Evidence from Mediation Tests."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33(6).
- Kim, Youngmi, et al. 2015. "Child Development Accounts and Parental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for Young Children: Early Evidence from a Statewide Social Experiment." *Social Service Review* 89(1).
- Kim, Youngmi, et al. 2017. "Child Development Accounts, Parental Savings, and Parental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 Path Model."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79.
- Nam, Yunju & Jin Huang. 2009. "Equal Opportunity for All? Parental Economic Resources and Children'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31(6).
- Seginer, Rachel. 1983. "Parent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Children'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 Literature Review."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29(1).
- Shanks, Trina R. Williams & Mesmin Destin. 2009. "Parental Expectations and Educational Outcomes for Young African American Adults: Do Household Assets Matter?" *Race and Social Problems* (1).
- Shanks, Trina R. Williams, et al. 2010. "Assets and Child Well-being in Developed Countries."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32(11).
- Sherraden, Margaret S., et al. 2015. "Financial Capability and Asset Building for All." The Grand Challenges for Social Work Initiative Working Paper No. 13. Cleveland: American Academy of Social Work and Social Welfare.
- Smith, Thomas J. & Gail Adams. 2006. "The Effect of Comorbid AD/HD and Learning Disabilities on Parent-reported Behavioral and Academic Outcomes of Children." *Learning Disability Quarterly* 29(2).
- Yeung, W. Jean & Dalton Conley. 2008. "Black-white Achievement Gap and Family Wealth." *Child Development* 79(2).
- Zhan, Min. 2006. "Assets, Parental Expectations and Involvement, and Children's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28(8).
- Zhan, Min & Michael Sherraden. 2003. "Assets, Expectations, and Children's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in Female-headed Households." *Social Service Review* 77(2).

The Impact of Asset Building among Young Parents on Their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Children's Academic Achievement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FPS 2018

Zhang Yingying

Abstract: Currently, young parents have become the backbone of China's response to the demographic problem of "one old and one young". However, the reality is that their willingness to marry and raise children is to a large extent constrained by the pressure of the economic costs of marriage, childbearing, and children's educ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practices have shown that public policies designed to help building family assets can assist young parents in coping with the cost of childcare over the long term and contribut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capital of their children. Using data from CFPS 2018, this paper shows that savings made by young parents specifically for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can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children'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that parental expectations about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mediate this impact. Therefore, when considering the logic of the transition of China's population and fertility policy from the concept of asset-building policy, and thinking about how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China's family welfare policy in the contex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decrease" policy, we need to focus on the key group of young parents, and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family-oriented asset-building policies and programs like CDA, and to provide institutional childcare and children's education supports for young parents, so as to enhance the willingness of young people to marry and raise children, and promote the long-term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population.

Keywords: young parents; asset building;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cademic performance; family welfare

(责任编辑: 卫小将 黄泽宇)